



白髮三千丈

白髮三千丈

今年四月，連戰到大陸訪問，「母校」西安后宰門國小派出六個小朋友組成詩歌朗誦隊表達歡迎，開場白的幾句：「連爺爺！您回來啦！您終於回來啦！……」對於詩歌朗誦文化已是「少見多怪」的台灣社會頓時紅翻了天。不但狂掃手機「來電答鈴」排行榜，還拿下中華與遠傳電信的笑話類下載榜首、大哥大第二名，短短兩周更成了全台超過兩萬人次下載的「帝王鈴」。

對此超人氣現象，整個社會反應呈現兩極化，一個「深綠」的朋友先是打翻了一大桶醋，然後酸溜溜地說：「噁心！肉麻！連爺爺您乾脆留在后宰門國小當校長，甬回來了。」

一個「深藍」的朋友則掩不住一臉得意狀曰：「哈哈！禮多人不怪！瞧人家小朋友表演得多『真誠』，多麼可愛。」

不過吵歸吵，兩人總算也還有「意見交集」的時候，都認為這樣的表演實在是「太誇張了」！

九十九頂高帽

某日，逛舊書攤時偶然翻閱到一本書畫集，順手翻開迎目而來赫然是一連多達十六頁的「名家賀辭」。

在一般的書畫集內，作者為展現他世俗的交情和充沛的人際關係，「名家賀辭」的編排算是人之常情，無可厚非；但引起我注意的是，這本畫冊所收集的「名家賀詞」除了囊括目前台灣老、中、青三代稍具知名度的書者外，畫冊的主人在每件「賀詞」的下方也註明了每個書者的出生年。我細看了一下，年紀最大者遠自民國三年出生，年紀最輕者有近至民國五十六年出生者，真可說是「群賢畢至，長幼咸集」了。如此以年齡之大小來作賀辭之排序，算是少

見，不過讓我覺得大開眼界的是，在每件賀辭的下方居然一律被冠以「×××大師」的名號。

我大約數了一下這些被尊稱為「大師」的書者多達「九十位」以上，也許是筆者素來孤陋寡聞，從來就不知道台灣的「書法大師」有這麼多，真是失敬！雖說敝人與畫冊的「主人」素不相識，但也由此看出，其人不但交遊滿天下，而且擅於「戴高帽」之學。

古人也正好有一送「高帽九十頂」的故事：

有一朝官被外放，臨走前夕，拜別老師。

老師叮嚀說：「在外為官，宜多謹慎小心。」這人說：「我已準備百頂高帽，逢人就送一頂，當不致有什麼不順之事。」

老師聽了生氣說道：「吾輩讀書人，應該以直道事人，何須送人高帽？」這人說：「天下像老師這樣不喜歡戴高帽者又能有幾人？」老師頷首笑說：「你說的倒也是真話。」

這人出來對人說：「我的一百頂高帽，今只存九十九矣！」

高帽送到這等讓受者不知不覺而且還高高興興的接受，境界之高，堪稱神技矣。古人想當個穩官還得先準備高帽一百頂，一次送一頂，我們這位現代「戴帽高手」一出手就是「九十頂」，論「闊綽大方」四字，古人恐怕難望其頂，甘拜下風可也。

但是讓小小的台灣一口氣爆出了九十幾位「書法大師」，則未免又是一件「太誇張」之事。

宇宙星河無敵超級神聖書法大統帥

有人認為，這年頭要想在書法界混得開，必須先想個「偉大」

的頭銜來壯壯「門面」才行。因此藝壇上就有很多自稱「教授」、「大師」、「國寶」等，而道行再高一點的，就稱為「仙」、「道」、「佛」、入「聖」化「神」等。

某些書法活動的主辦單位因為出於好意或基於巴結的心態，對請來的賓客無論是專家學者或是阿貓阿狗，每人皆贈以「大師」或「教授」、「國寶」高帽一頂。只見收受者個個笑得「心花怒放」，而高帽子是滿場飛舞……。

但是什麼叫大師？一位台灣經濟界的前輩以前就批過：「稱他們是『大師級』的學者，不如稱他們是『大膽的』教授；即使得了諾貝爾獎的經濟學者，也不一定就是大家公認的『大師』。」如果按「連諾貝爾得主都不一定就是大家公認的『大師』」這樣的標準，那台灣這些大師恐怕沒有一個能及格。且「教授」是一種專業，就像律師、警察、醫生般，又豈能隨意混充？

「澹廬五老」之一的曾安田前一陣子路上遇見我，出示了他的一首自作詩：

「藝林博些名氣，被稱大師竊喜；不知歷史洪流，何處找到自己。」安田兄為人向來熱忱，沒事還會替這些「大師們」的前途「擔心不已」。

除了「大師」、「國寶」的尊稱外，所謂「人外有人」，台灣還出現一位號稱「國際書道統帥」者。這個名號讓我一聽就覺得很有「創意」和「國際觀」，而且跳脫了一般「大師」、「國寶」等傳統頭銜的「迷思」。顧名思義，他大概是告訴你：管你們是什麼「教授」、「大師」、「仙」、「佛」、「聖」等都好，黑人、白人、本國人、外國人也罷，只要你會寫書法，「本帥」就統統把你們「統一起來」納入麾下領導之，是謂「國際書道統帥」也。講白一點，

「偶」就是「國際書壇的大哥大」啦！酷！

可惜我後來聽說這個名號是來自日本人的「冊封」，崇拜之心遂銳減不少，進而感到此事有點「誇張」。回想約一千九百餘年前咱們漢人的祖先——漢光武帝時代（西元57年），倭奴國（日本）前來中國朝貢，被封為「漢倭奴國王」（日本至今還將「漢倭奴國王」那顆金印視為國寶珍藏）。大概那個時候咱們佔了人家日本的一點便宜，今天「禮尚往來」，輪到了日本人也來冊封我們書家一個「國際書道統帥」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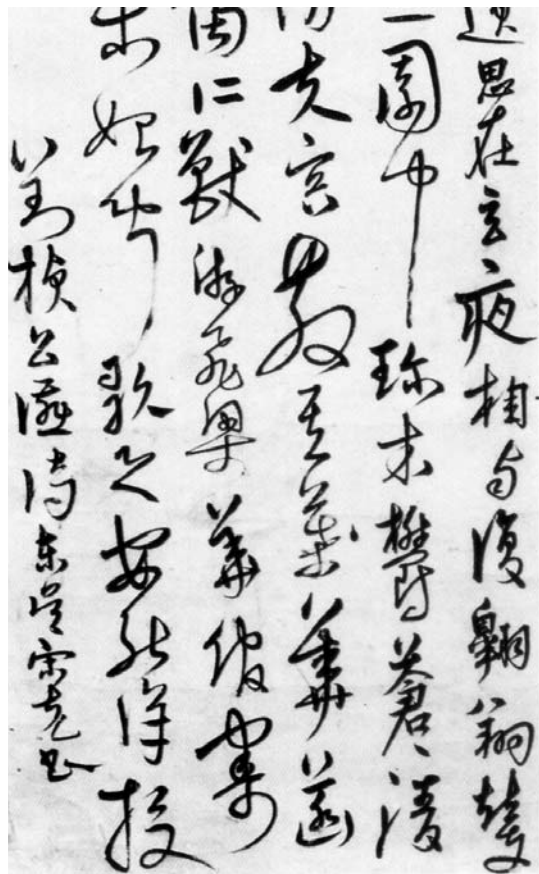
不過以現在科技進步之神速，頭銜如果不隨時推陳出新，隨時代進步，縱然號稱「國際」恐怕也撐不了多久，於是我趕快替自己想出了一個很耐用持久的名號曰：「宇宙星河無敵超級神聖書法大統帥」，自信在短期之內要想出比我這個更偉大的頭銜是不太可能的。不過這個名號有一點麻煩，因為字數筆畫實在太多了，害我每次寫完書法作品要落款時，得寫半天，很累人。」

書法家的吹牛比賽

古來書法家的誇張事跡當然也不少，尤其是表現在「比多」、「比大」、「比快」方面。

明代宋克¹據傳是耗紙最多者。《明史·文苑傳》記載他閉門苦練書法，「日費紙千張」：「杜門染翰，日費千紙，遂以善書名天下。」書家每天寫書法若以平均八個小時計，每分鐘至少要寫兩張以上，才有可能「日費千紙」。有人幫他解釋：「也許他用的不是四

1 宋克（西元1327-1387）字仲溫，號南宮生，江蘇長洲人，官鳳翔同知，是明初一位著名書家，他善於真、行、草各體書法，尤以章草最有名，與宋廣、宋璠合稱「三宋」。



圖一 明宋克〈劉楨公謙詩〉局部

尺的全開宣紙」，但就算紙頭再小，每張只寫個三、五個大字，怎麼算還是誇張，何況宋克傳世的作品字體也都不大（圖一）。

我記得有一年「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」舉辦之論文研討會，裡頭就有一篇談到文徵明的用功勤學，論者提出文徵明少年時臨寫《千字文》，有「每日十本」的說法。當場就受到與會學者認為「誇張，不可能」的質疑。

關於此事近人馬宗霍（1897-1976）《書林紀事》的記載是：

「文徵明臨寫《千字文》，日以十本為率，書遂大進。平生於書，未嘗苟且，或答人簡筭，少不當意，必再三易之不厭，故愈老而愈益精妙。」

提論者可能忽略了「率」字，「率」於此處應讀做「律」，標準之意，也就是說，文徵明應該是以每天臨寫十本《千字文》為「目標」，但不一定做得到。每本《千字文》以一千個字計，寫十本也就相當於趙孟頫的「日寫萬字」的分量；若也以日寫八小時計，每一小時則必須寫出「一千兩百五十字」，再除以六十分鐘，每分鐘至少要寫「二十個字」以上。簡單的說，若以唐詩來作比喻，每分鐘就要寫出「五言絕句」一首，而且整個過程要不吃、不喝、不上廁所不停的寫，連續寫八小時，才有可能達到「日寫萬字」的「率」。而且文徵明的個性「平生於書，未嘗苟且，或答人簡筭，少不當意，必再三易之不厭……」是屬那種一板一眼「龜毛型」的書家，寫字的速度可想而知絕對快不到哪裡去。更何況文徵明和趙孟頫都是「公務人員」，又兼擅繪畫，那來那麼多時間天天「日寫萬字」？

元朝的康里夔夔，在元陶宗儀《輟耕錄》裡記載他於每日辦完公事，必寫「一千字」才吃飯。曾問客人：「有人一日能得幾個字？」客人回答：「聽說趙孟頫一日可寫萬字。」康里夔夔答曰：「余一日寫三萬字，未嘗以力倦而輟筆。」每天寫三萬字也不累，更是誇張。

文、趙、康三人可以舉行一個寫字速度的「吹牛比賽」。若由本人當評審，康里子山當然榮登「吹牛大王」寶座，趙孟頫是榜眼（第二名），文徵明可得探花（第三名）。

智永學書四十年不下樓，廢筆積滿「五大羅」之事也是至為誇張。

所謂的「籬」是指一個可以裝「五斗穀」大的容量。書家如果稍懂毛筆之保養常識，一年頂多耗個十枝毛筆就很驚人了，四十年也不過是「四百枝筆」，想把一個籬筐裝滿都不容易。何況智永寫的是「小字千字文」用的是小筆頭，要積滿「五大籬」恐怕難上加難。

寫書法不是在「刷油漆」，如果智永是一個油漆匠，每天刷個上千坪牆壁，然後說他「四十年廢刷子積滿五大籬」，大概就沒有人敢懷疑了。

白髮三千丈？

誇張如果用在個人頭銜上或行事作風上固然不妥，容易遭引非議，但是在藝術創作表現上的誇張，反而會形成一種藝術獨特的個人風格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宋徽宗的「瘦金體」(圖二)，是一種書法線條上「瘦」的誇張；《泰山石峪金剛經》則是「胖」的誇張(圖三)。漢隸《石門頌》的筆畫「手長腳長」，其中如「命」、「誦」等字都很誇張，尤其「命」字一豎有三個字加起來的長度(圖四)。

《懷素自敘帖》有個「戴」字幾乎佔了普通四行的寬度(圖五)。

被譽為世界藝術家「巨匠」(Maestro)以及「文藝復興最後的偉大藝術家」，拉丁美洲的波特羅(Fernando Botero, 1932~)在他筆下的人物及物體都誇張成「圓圓胖胖」的(圖六)。僅活了三十七年的義大利天才畫家莫迪尼亞尼(Modigliani, 1884-1920)，筆下的美女則都是瘦瘦長長帶點病態的誇張(圖七)。

畢加索筆下的女人經常都被誇張得面孔扭成一團，各個好像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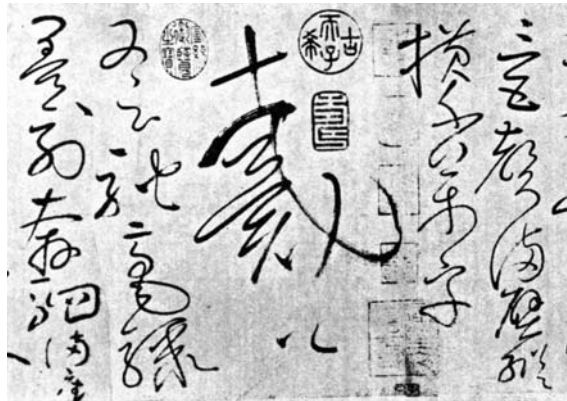
圖二 宋徽宗的書法是線條「瘦的誇張」



圖三 《泰山石峪金剛經》則是「胖」的誇張的代表



圖四 《石門頌》中「命」字一豎約有三個字的長度，是漢隸中少見之誇張。



圖五 懷素《自敘帖》內光是一個「戴」字，就佔了四行寬。

被「拖拉庫」（卡車）輾過般不成人形（圖八）……。

詩仙李白在《秋浦歌之十五》中有一句：「白髮三千丈，離愁似個長；不知明鏡裡，何處得秋霜。」南宋有個叫嚴有翼的人對「白髮三千丈」有意見，就揶揄說：「其句可謂豪矣，奈無此理何！」

這位嚴先生先挑了李白的碴後，又去找大文豪蘇東坡的麻煩，結果被清代詩人袁枚（西元1716-1797）在《隨園詩話》批曰：「宋嚴有翼詆東坡詩，『誤以蔥為韭，以長桑君為倉公，以摸金校尉為

摸金中郎。』所用典故，被其指摘，幾無完膚。然七百年來，人知有東坡，不知有嚴有翼。」

這位嚴先生或許有點學問，奈何太過理性，吹毛求疵，「不懂藝術的誇張」，因此誇張的李白反而受到千古的讚嘆，而不誇張的嚴有翼——正像袁枚所言：「人知有東坡，不知有嚴有翼。」甚至還被拿來當負面的教材。

向海獅大師致敬

十四年前（1994年）我寫過一篇文章，曾提到一個構想：到木柵動物園去選隻猴子回來訓練寫書法，用來打敗那些愛作秀，動輒以「特技表演」來混淆書法藝術視聽者。後來有學生反應：「老師您太誇張了，猴子不識字怎麼可能寫書法？」²

十年後在二〇〇四年，日本橫濱海洋樂園出現了一隻六歲大的雄海獅「JONAO」，能夠在上千的觀眾面前用嘴叼起毛筆寫書法，每天還作數場的揮毫表演，敝人有圖為證（圖九）。圖中的牠寫的



圖六 在波特羅（Fernando Botero）筆下的人物及物體都誇張成「圓圓胖胖」的，連蒙娜麗莎也不例外。



圖七 莫迪尼亞尼（Modigliani）筆下的人物纖瘦憂鬱得誇張。



圖八 畢卡索筆下的女人，常有像剛被「卡車輾過」般的誇張。

2 參見拙著《書法家撞牆壁》90頁。蕙風堂出版。



圖九 日本橫濱海洋樂園的海獅「JONAO」書法大師正作揮毫表演

是干支中代表「猴」年的「申」字，這證明了本人論事從不誇張，而且還是「先知」；猴子當然要比海獅聰明得多了，如果海獅能寫書法，猴子更加是沒問題。

因此我準備找時間到日本橫濱海洋樂園去向這位海獅「JONAO」書法大師致敬，除了想跟牠作個專訪，並且把「宇宙星河無敵超級神聖書法大統帥」這頂高帽送給牠。

我猜想海獅「JONAO」書法大師給我的答覆可能是這樣的：

「乖乖（它的笑聲）！想採訪本「大獅」沒問題，至於要送什麼「宇宙無敵亂七八糟蝦米碗糕大飯桶」的名號可就不必了，那頂只能「唬人」高帽對咱海獅可是一點用處也沒有，還不如給個幾塊你們台灣出名的鮭魚肚TORO³吃吃吧！」

3 一般人稱黑鮭魚為TORO，其實TORO在日文原指的是腹部的魚肉。